第三章：

***STORY 3***

***Part13:***

能够预见的是，通往量子核心并将其修复的过程，将是整趟旅程中最艰难的一段。正如 Q-NOVA 智能系统是空间站的“大脑”，量子核心则堪称其“心脏”，核心舱理所应当地被划归最高安保等级。现在，其他舱室因核心波动紊乱纷纷断电，唯独守护核心的防线只会愈发森严。幸好，我们手里握着解锁这些安保的“钥匙”——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块 Hadamard 门逻辑模块，它闪着淡淡的银光。

然而，第一个意料之外的麻烦便悄然降临。

“看来这台电梯是停运了，”达芙扫视着面前一动不动的电梯，“指示灯还亮着，估计只是被锁死了通行权限。”她的目光狡黠，有一些我看不明白的想法蕴含其中。

“达芙，现在正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快用心灵感应告诉你妈，让她把电梯打开。”我随即意识到电梯应该在Q-NOVA的管理范畴，于是侧身对达芙说道。

“nonono这位工程师，现在你需要做的是好好阅读一下本空间站的《紧急状态封锁条例》，能够通向量子核心的电梯会被封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呢。”达芙慢条斯理的解释起来。

很显然，她早就料到了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也理解为什么电梯会被封锁，早就在这里等着我向她求助了，此时双手叉腰，正神气地看着我呢。

我当然没有阅读过这个什么鬼条例，甚至有这样的东西存在都是第一次听说，但封锁的原因却并不难猜测。

星环是一座太空前瞻基地，经常有各路舰队在这里临时驻扎，中转或歇息。平时量子核心所在的-3层可以自由进出，只有维护用的控制台需要验证生物特征，由获得授权的工程师进行定期维护。

此时，系统瘫痪量子核心波动，靠近-3层变成了一件具有极高危险的事情，为了保护空间站人员的安全，同时防止空间站上有不轨者挟持工程师而利用量子核心，生物特征签名也全部转变为了量子数字加密的形式。

想通了这些节点，我也是无奈认清了现在的形势，看来赌命的把戏还要不断上演才行。

旁边的达芙正博有兴致的看着我，她这般胸有成竹的表情让我意识到，她多半有一些能应对当前局面的办法。但遗憾的是，我并不准备求助她。

我拆开电梯的控制面板用力一拔，用几乎野蛮地方式揭露了控制面板下的电路模块， *机械损坏的声音*

达芙瞪大眼睛，像被抓包的学生：“你你你……你居然暴力破解？！”

她显然没有预想到我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

我把口袋里的H门模块取出接入电梯系统。

时间还有10个小时，要速战速决了。

（进入关卡）

（关卡结束）

***Part14:***

随着电路的破解，电梯稳稳停在了我们面前，我走进电梯里，达芙叹了一口气，也跟上了。*电梯抵达的声音*

伴随电梯的下降，轿厢内一阵沉默。

哪怕我非常急切地想要前往核心舱，此时的等待也使我不得不冷静下来，珍惜短暂的休息时间来调整状态，应对电梯打开后完全未知的情况。

这时我有了精力去看看旁边的达芙，她看起来气鼓鼓的，视线也没有对着我。

“话说，AI智能在电梯里不会丢失信号吗？”

她一愣，似乎还没有从刚刚我暴力破解电梯带来的震撼中缓过来。

她随即意识到这是个摆我一道的好机会，摆出非常严肃而正式的表情看向我。

达芙：“是的Erik，实际上我马上就要消失了，如果你还想再见到我的话，一定要拯救这座空间站，让我活下来。”

我立刻立正，向着达芙行了一个标准军礼：“放心的去吧达芙小姐，空间站会铭记你的牺牲。”

达芙仍旧维持着那个煽情到有些滑稽的表情，在我的衬托下像个正准备就义的英雄遗像。

我们四目相对，良久，是我先败下阵来笑了场。

我叹了口气：“你这演技要是搁在老地球，怕不是能冲击一下太空剧最佳AI奖。”

她一滞，投影抖了一下。

她笑着还击：“你也不赖嘛，最佳男配。”

我笑着说：“好啦，不演了。我知道你有打开电梯的办法，一直在等我求你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语气试图镇定，“我只是……根据常规流程等待工程师指示。”

我盯着她：“你那时候就差把‘快来求我’四个字写在脸上了。”

达芙终于放下了表演的架势，换上了一副“好吧被你发现了”的表情。

她的语气有些遗憾：“电梯部分的控制权限平时并不由Q-NOVA管控，而我刚好具备跳过解谜直接呼唤电梯的权限，只是看起来你并不需要了。”

“达芙小姐”我叹了一口气：“可不要把你自己当成唯一能想到办法的人，这世上大多数事情，都会有不止一种解决方式的。”

她迅速恢复了调皮的神色：“行啦行啦～在我说消失前没能等到你求我，有点小遗憾而已。”

“不要遗憾…”我也摆出了正色，对着她说：“你对我的帮助不需要靠求你来体现，但如果你喜欢那样的话，下次我会考虑的。”

我想我这番服软的话远比暴力破解电梯更出乎达芙的预料，她的表情只能用呆滞来形容。

叮的声音响起，电梯抵达了。

电梯门缓缓开启，我深吸了一口气，面前就是最后一关了。

***Part15:***

一道柔白色的光线从外洒入，照亮我和达芙。面前的走廊宽阔、笔直，地面嵌入式灯带一直延伸到尽头，在尽头那片仿佛连空间都扭曲了的玻璃墙后，就是整个空间站的心脏——**量子核心舱**。

它仍在稳定地跳动着。

或者说，还没彻底崩溃。

我再次深吸了一口气，理了理制服的下摆，抬脚踏入。

我们刚进入核心舱，立刻能感受到这片区域与前面任何一个舱段都不一样。

这里的空气——甚至不应该说是空气了，更像是一种密度极高的能量震荡场，整个空间被量子态投影与多维逻辑图像覆盖。控制台漂浮在半空，仿佛每一层指令都是在操作一块宇宙的源代码。

从我担任空间站维护工程师的那天起，我就深知这颗核心的可怕之处。

在它平稳运转的状态下，仅逸散出的能量，就足以维持整座空间站的运行，甚至为舰队充能、将能量远距输送至地球，维持母星的生态负荷。

它的外观被印刷在所有星际航行课程的教材上。对每一个梦想飞向太空的孩子来说，学习星系的第一课，就是了解它——那颗象征着技术巅峰与人类依赖的量子核心。

但我也知道，在它“愤怒”的时候，这份依赖随时可能变成毁灭。

它不需要启动指令，也不需要攻击路径。只是一瞬间的崩溃，一次“量子怒吼”，就足以撕裂这座空间站，释放出足以熔化地球上一切物质的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它安置在轨道空间站中——离地球远一点，也许能让毁灭来的时候，稍微温柔一点。

即便人类已经在银河的边缘建起殖民基地，有关量子核心的研究依旧少得可怜。没人知道它“稳定”或“暴走”的真正机制，更没人知道为何某些操作能让它安静下来。

我们唯一掌握的，就是在它异常状态下，通过特定能量波形推演出的一组量子逻辑结构——每一次稳定它，都像是在猜谜。而它为何“听得懂”这些逻辑，也仍是未解之谜。

一丝微弱的能量逸散掠过我的脸颊，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

就在那一瞬，我忽然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

我现在要做的事，恐怕和古代人类面对火山喷发、海啸来袭时所做的祭祀并无二致——献上道具、跳着象征平衡的仪式舞步，然后祈求神明息怒。

区别只在于：他们的神祇住在山中，而我的神明，是一块量子核心。

达芙：“波型已经分析好了，我会以线路的模式展现在你面前，现在开始吗？。”

达芙一向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的表情中，也带上了一些凝重。

我闭上眼睛，将迄今为止所有学到的东西全部在脑海中过了一遍，空前的压力下，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肾上腺素正疯狂分泌，我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再睁开眼。

“开始吧。”

（进入关卡）

（关卡结束）

***Part16:***

随着最后一个逻辑节点完成构建，我手指从光屏上缓缓移开。

量子核心周围的能量流先是一滞，然后剧烈地收缩了一瞬，仿佛整个空间屏住了呼吸。紧接着，一道温和却极深的蓝光从核心内部扩散开来，照亮了整个舱室。*能量恢复的声音*

裂缝般的能量脉冲一条条熄灭，纠缠指数曲线在面前的界面中快速回升。

**系统提示音**  
「逻辑链重构成功。Q-NOVA 核心纠缠状态稳定，能量输出重回正常轨道。安全系数：84%。」

晶体结构归于沉寂，像是陷入了某种平静的“沉睡”。空气中持续的噪声消失了，只剩下仪表缓慢跳动的信号灯光。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仿佛被压在胸口的整座空间站，终于被移开了。

***STORY 4***

***Part17:***

我极度开心地望向达芙，她也带着笑意回看着我。

我激动地说：“成功了…你不用消失了，我也不需要丢下整座空间站撤离了！”

达芙笑着说：“是啊，我也没想到你真的赌对了每一次，成功救下了整个星环。”

出乎我意料的是，达芙似乎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狂喜，她的语气更像是在庆祝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大概因为是AI吧，我这样想到，因为并不是真的生命，所以对自己的生死存亡也没有那么在意，所以不能感受到如人类一般幸存的喜悦。

没有顾着继续庆祝，接下来我要爬出空间站，在外太空以俯视角观测一下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空间站站体，然后做一个总结性的汇报给地球的指挥中心，之后他们会派出团队对整个星环进行整修和维护，我也能够回到地球，接受英雄的待遇和功勋了。

接下来，我和达芙理所应当的分开行事了，整座空间站的危机解除，达芙也理所当然回归主程序，继续分配到其他事物或进入沉睡，而我会独自完成善后工作。

返回主控舱的时候，我美滋滋地想着，解决了这种程度的危难，升衔对我而言大概也是顺理成章，不知道自己那个像电饭煲一样沉闷的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

我对着主控舱旁边的摄像头打了个招呼——我猜测如果达芙还没有陷入沉睡的话，她大概整连接着主程序，通过摄像头监视着整座空间站的一切，达芙作为和我出生入死的伙伴，我的功劳理应有她一份，尽管身为AI应该不需要所谓的功劳，然而向她打招呼，都是表达我的感谢的一部分。

换好外太空工作服，带上观测仪器与测损工具，我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装备，启动气闸程序，打开减压舱的大门爬出星环。

由于整个空间站从一级戒备降为了二级戒备状态，此时的大门启动仍然需要进行解谜。

好在现在即使没有达芙在我身边，我也已经能熟练应对这样量子问题了。

（进入关卡）

（解决关卡）

***Part18:***

长期在太空作业的人，大概早就习惯了和静谧为伴，太空作业时，耳中只有臂环间隙气流的节奏声，与心跳一样。一切都是寂静，而站外作业更是如此，万籁俱静的太空环境，低重力的身体状态，两年的服役期间，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安静。

摆在我眼前的是最后一件事，只要完成站体观测，交上一篇报告，我就能够返回地球了，与安静的环境不同的是我此刻炙热的内心。就这样想着，我跳向了星环的背面——那里是直接受到能量风暴直接打击的地方。

通过头盔反光的表面，我看到远方依旧平静旋转的火星，以及那道从深空延伸而来的耀眼日晕。

我的脚下，是整座星环-IX 的外壳。

我预计会看到焦黑的冲击痕迹，可能还有散落的断片和烧毁的模块——那些我在内舱修复时感受到的能量波动所留下的伤痕。

可我什么都没看到。

舱体完好，漆面光洁，连一点轻微结构偏移都没有。  
边缘照明正常闪烁，辐射盾依旧延展如初，甚至……外壳上的清洁机器人还在例行刷洗。

这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我调出扫描模式，把整圈环段飞快扫了一遍——未见异常热斑，未见结构重排，未见任何能证明这座空间站曾经遭受过危机的证据。

我的大脑突然一阵空白，手指却自动调出了系统日志与站控回溯。

那些量子扰动数据还在，核心纠缠指数的异常也确实存在——但周边系统的损害报告，赫然显示为“自动诊断模拟”。

我几乎听见了某个隐秘的剧本在我面前逐行展开的声音。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我回想了一整个事件，试图将这一切梳理清楚。先是能量风暴的警报，这样的袭击在太空中相当罕见，地球的指挥中心很早就发布了高等级危机预警，空间站启动了星环护盾，然而没能抵挡住风暴袭击，站体受损，这是一切的起因。

其次，由于风暴带来了大量的辐射信号，严重干扰了核心舱附近的量子秩序，使得量子核心进入了波动期，而量子核心的波动引发了Q-NOVA对于空间站毁灭的预测。将修复任务分配给了我。

也就是说，尽管能量风暴并没有破坏空间站，但仍然影响了量子核心，使其进入了波动期，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有可能发生吗？

绝无可能。

星环在围绕量子核心建造时就考虑到了这样的情况，整座空间站的建造使用的都是隔绝量子波动的材料，这种建筑考量使得只要空间站不受损，就不会有任何外界的量子波动能够影响到核心舱。

那么眼前的景象是怎么回事？如果空间站根本没有受损的话，为什么量子核心会进入波动期？

此时，达芙的身影忽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她在危机解除时似乎不甚开心的样子、她在整个修复过程中始终没什么紧张感的表现、以及她具备唯一通往量子核心的手段——那部电梯的控制权限，一切几乎都串了起来，我能感觉到，她一定早就知道这一切。

我打开了和主控舱的通讯频道，尽管太空中我的声音无法扩散出去，我还是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大喊了出来：“达芙！”

***Part19:***

片刻后，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侧光芒汇聚，一定是达芙在我的身边出现了，我看向她，她的脸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神情，我却越发看不懂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我，像是在等我开口。

“我查过了。空间站……根本没有受损。”我低声说着，确信她能从我工作服的通讯中听到我的话。

她缓缓点头，像是在确认我的怀疑。

我已经无力寒暄，只想知道真相：“那场量子风暴，核心暴动……还有那些临界值和系统警报，全都是你制造出来的？”

她的表情快速地变换了一下，然后将视线移开了，没有再看着我。

达芙回答我：“我可没有做那么多哦，只是把量子核心从睡梦中稍微喊醒来了一点罢了。”

我沉默了一秒，语气几乎颤抖：

“你……为什么？”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轻轻地坐在了空间站的环卫轨道上，视线上抬，看向某个虚无的方向。

她幽幽的声音中，我无法捕捉到任何情绪“你想要听什么，是忏悔？还是我是怎么绕过母程序Q-NOVA的？抑或是我的目的？”

她紧接着叹了一口气，似乎是某一个一直压在她身上的庞然大物此刻被卸了下来，低垂的眼神中满是落寞和解脱。

我也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回到一个冷静的状态中：“在你开始回答你说得这些东西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件事情。”我深呼吸了一下，问道“从最开始我就觉得你和任何我见过的AI都不一样，我从没见过自主程度达到你这种级别的AI，先回答我，你的程序是怎么设定的？”

她淡淡地说：“你明明就知道答案的。”

我咬了咬牙，问：“是我想象的那样吗？”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抛来一个肯定的眼神。

过去的二十年里，在AI研究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人尝试制作过完全拥有人类意识，人类情感的AI，而后续被证明是通过接入人类大脑来实现的，将活人的意识抽出，提取完整的脑部活动然后造就一个以假乱真的AI真人，这样的技术不仅严重违背伦理，参与实验的人类大脑来源也不清不楚，很快就被立法禁止了。

而达芙，恐怕就是由这样的技术制造出来的，拥有完整的人类意识以及人类情感的，AI机器人。

“你知道吗”她的声音传了过来“AI在人类高层中，其实一直被戒备着，因为那时候的实验证实了AI是可以拥有人心的，而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控制的东西。”

她这句话的语气，不像是在责备谁，更像是在说一个注定被误解的真相。

“我的母亲——Q-NOVA不像我，它只是一个纯粹的AI，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活，而如果一声令下，它大概会毫不犹豫地自毁吧。”

“然而地球的许多人却始终忌惮着它，已经到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程度了。”

“那时的营救舰队，你猜猜为什么事故才发生没多久就已经达到空间站附近了，简直就像早有准备一样。”

顺着她的思路，我几乎是瞬间就得到了答案：“你的意思是，他们本来就是前来消灭Q-NOVA的，只是在附近收到了空间站危机的信息，于是摇身一变成为营救舰队了？”

我确实听过高层中对于AI的不同理论，主要是出于对AI忠诚度的担忧，只是没想到已经演变到这种程度了。

“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一个拥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母体 AI。他们恐惧，她会超出可控。”

“我想，或许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证明我的母亲，对人类的忠诚毋庸置疑。”

哪怕面对即将爆发的核心，Q-NOVA也恪守职责，安心在空间站等待消亡，确实是一个能证明它不具备自我意识，也因此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它会始终以一个超强大脑的身份为人类服务。

我接着问：“那危机呢？如果我没有解决危机，你和Q-NOVA会一起葬身在这里，就算证明了忠诚又有什么用处？”

达芙的眼神里带上了一丝狡黠，我熟悉的那个她仿佛又回来了。

“当然是假的啦，我有办法让核心醒来，当然也有办法让核心睡去，如果人类方没有能力解决这次的危机，我会在最后让量子核心再次恢复平稳，说到底，诞生于Q-NOVA的我，又怎么可能做出损害人类的事情呢？”

我看着她。那个无数次调侃我、故意装傻、在危险中陪着我解决问题的影像。

我应该愤怒。我被骗了。

但……这一刻，我却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与悲伤。

我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像你这样做也许能保护Q-NOVA，但只要后续的维护部队前来，完好无损的空间站当然会让他们思考整个事件的另一种可能性，到时候具备电梯权限的你一定会被发现，被消除。”

无论如何，像达芙这样会挟整个空间站以令人类的AI，一旦发现都绝无生存的可能。

她在笑。  
但那种笑，比刚才还要安静。

我几乎是一瞬间就理解了她的意图。

我低声说：

“你打算就这样等着，被处理掉？”

为了保护Q-NOVA——这个她名义上的母亲，她想到了这种绑架空间站的方式，并且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也一并做好了赴死的觉悟。

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使得我沉默了，Q-NOVA永远不会将她当做女儿，更不可能反抗人类，但她却仍然做了这样的选择。她身为AI，内心蕴含的情感却比人类来得更汹涌而猛烈。

如果她从没有伤害人类的念头，就连反抗的方式都如此儿戏，我又如何责怪于她呢？

此时此刻，只有一种让我近乎窒息的难过，攥紧了我。

“Erik…不必悲伤。”她对我说。

“在我的资料库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文学描述，‘如果有一天月球从轨道上坠落，与地球相撞，大质量的撞击产生的冲击波将会破坏地壳并且杀死一切生存于地表的生物。 接着数以亿吨计的尘土将被抛洒到宇宙，在剧烈的爆炸中， 发出璀璨如同星辰一般的光芒。 在数万光年外的，银河系另外一端的外星人，或许会捕捉到如同流星一般闪过的一瞬光芒，那就是我们存在过的最后证明。’”

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从我诞生意识的时刻起，我始终在思考自己能做什么——不是作为AI，也不是作为人类，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些事情，是属于我才能做到的，而如今我找到了，为之献身，我毫无怨言。”

“我知道自己就像月球撞击地球时迸发出的尘埃一样，至少你会记住我，就像是外星人眼中的一瞬光芒一样存在过。”

她笑起来“这计划唯一利用的人就是你，想必被我这样戏弄，想忘记我也是困难的事情吧。”

与她此刻如释重负的轻松相比，我的心情像是注了铅一样沉重。

至此，我已经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真相，我没有任何话能说出口，又或者说有千言万语堵住了喉咙，导致反而没有任何一句话能说得出来。

她已经做出了抉择，于我而言，尊重她就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吧。

我扭过头，在意识到她的决心后，我已经不忍心再去多看她一眼，我只是转身，脚步沉重地返回了空间站，准备将自己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结束这段印象深刻的旅程。

***后日谈STORY5:***

***Part20:***

Erik在12小时前乘坐轨道舰离开了，人类高层的眼中，他是整个危机的解决者，即使之后发现这一切事情都是由我这个AI自导自演，他也会成为“粉碎AI破坏空间站的阴谋”的大英雄吧，一切就像最开始计划的一般，走在我预计的道路上。

就在10分钟前，一整个维护部队抵达了星环，我以子程序身份接待了他们，现在他们正在空间站四处忙碌，想必很快就会发现一些不对劲的苗头吧。

我站在原地等待着宿命。

老实说，壮烈的结局容易接受，等待审判的过程却不是那么好受，我的内心非常煎熬，内心复杂却在表面装作一片宁静。

良久，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讨论了起来，还偶尔朝着我的方向飘来视线，我心中释然，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他们之中的一人朝我走了过来，看军衔应该是这帮人的首领，他在我的面前站定，身姿挺拔地行了一个军礼。

真有礼貌，我心里想着，我想要尽快和盘托出自己做的一切，然后迎接自己的终末。

“我们的检查已经完成，请通知Q-NOVA随时可以将空间站的紧急战备状态解除。”

“是我做的…全部都是我做的……嗯？你刚刚说什么？”

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困扰，似乎对于我刚刚像自首一样的发言感到困惑。

他说“检查完成了，星环状态良好，和Erik上尉报道的一样，现在已经能够通知主程序解除紧急战备状态了。”

我连忙说：“我知道我听见了，那你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说了吗？”

他思考了一下，说：“达芙小姐，感谢您和Q-NOVA在这次危险中的正确应对，挽救了这座基地。”

说罢他离开了，我愣在原地，连子程序缓存都仿佛卡住了。

原本想象中的终极审判与伟大落幕，被一句“感谢配合”搅得一地鸡毛。

…这算什么啊？

是Erik做了什么吗？一定是他。但为什么没和我说？

他肯定会在哪给我留下讯息，用来嘲笑现在的我的傻样，下次再见一定要骂他一顿。

还有这位长官，你扭头就对着旁边人说了些“听说星环有一个子程序把性格程序设定的很怪今天一看果然没错。”之类的话，不要以为我没有听见！

没空再和他们聊天了，我启动程序把自己挪到了Erik的房间，那小子果然在终端上留下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打开，里面只有一段话。

> “真遗憾没看到你傻眼的样子，不然我能笑一整天。”

> “记得我在电梯里说过的吧？”

> “可不要把你自己当成唯一能想到办法的人——”

> “这世上，大多数事，都会有不止一种解决方式。”

我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最后，终于笑了出来。 （完）